

深聚焦·关注学生暑期安全②

# 莫让留守儿童的安全“失守”

本报记者 朱磊

暑假,对于大部分中小學生来说,是放松、调整的好时期,但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却有可能成为一个安全监管的“真空期”,没有了学校的监管,家中又缺少家长的照料,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一定程度上遇到挑战。

不让留守儿童的安全“失守”,需要政府、社会、家庭等多方共同努力。

## 假期成留守儿童监管“真空期”

“暑期到了,原来在学校寄宿的几个孙子和孙女都回到了家中,但父母都出门打工了,家里只有年近七旬的老人,又要照顾孩子,又要打理家务和农活,能帮孩子做好饭就不错了,其他的难免顾及不过来,安全问题,只能由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可孩子生性调皮,活泼好动,家门口的小池塘、家中的电器、开水等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隐患。”在采访中,很多留守儿童相对集中的地区,当地负责人都有类似的担心。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我国留守儿童的监护状况已经较之前有了明显好转,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保护已经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重视,但暑期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尤其是一些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放假期间,孩子主要由祖辈照顾,或者干脆由孩子自己“当家”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保护孩子身体与心理健康安全,成为暑期的“头等大事”。以宁夏为例,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政府组织及自发的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地区劳动力的重要就业及脱贫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虽然有助于家庭增收,但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有效的监护和照料。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家的孩子就是我们在照顾,小儿子家的孩子由他们两口子在照顾。老大家的兄妹俩天天打架,老二家的孩子就很乖巧。”说起自己的几个孙辈,银川市良田镇和顺新村的虎志远感受最深。

虎志远的大儿子前几年和媳妇离婚后就将孩子托付给父母,外出打工。“我们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能做到的,也就是给孩子做做饭,其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虎志远说,现在最盼望的,就是大儿子可以经常回家。

截至2017年6月底,宁夏农村留守儿童4693人,其中,委托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的有4501人,“隔代看护”成为留守儿童看护模式的主流。不久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和宁夏大学对宁夏全区留守儿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种隔代看护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是看护人文化程度偏低,第

二是大部分看护人年龄较大,第三是看护人的身体状况欠佳。

“根据调查的结果来看,隔代看护导致孩子在安全上监管不足、学习上缺乏有效辅导,此外,老人不同程度存在对儿童的教育方式、行为约束、关爱疏导等能力不足和方法不当的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马玲介绍。

## “儿童之家”解决最后一公里

短期内父母出门务工、家中老人看守的现状难以改变,留守儿童的暑期和长期监管,只能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起来。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各地都在探索通过“儿童之家”和“三留守”关爱行动辅导员等举措,力图解决关爱留守儿童“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8月3日下午两点,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固原市原州区杨郎村,还在放暑假的小雨(化名)、瑶瑶(化名)姐妹俩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一起出门。跟以往上学不同的是,这次的目的地是村支部委员会大院。这个本该只有开全村大会才会热闹的地方,现在经常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小雨和瑶瑶是一对留守儿童,妹妹瑶瑶出生后不久,父母便去外地打工,姐妹俩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我爸爸妈妈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只有他们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才能联系到。今年暑假,村上的叔叔阿姨带我们来到了这里。这里不仅有跟学校一样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和玩耍,图书室还有好多书可以免费看呢!”

小雨口中的“这里”指的是宁夏政府投资在杨郎村新建的“儿童之家”。“我们村附近有几个河坝,每年暑假都有一些不听爷爷奶奶话的调皮孩子结伴去那里玩,一个闪失就容易出大事。”在杨郎村支部书记曹辉看来,村里24名留守儿童的“假期安全”是建立儿童之家的初衷。

“2016年,我区投资了140万元,在留守儿童较多的村建立了20个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联系点,在此基础上,2017年,自治区政府将儿童之家建设列入民生实事,投入1000万元,在农村社区建设了200个儿童之家。”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武俊华说。

曹辉介绍,根据全区儿童之家的建设要求,民政厅划拨专项经费为儿童之家购置了电视、电脑及各类文体用品,村上不仅为儿童之家提

供场地,还配套了专门的阅览室、电教室、体育广场,并建立了儿童心理辅导中心,派专业老师为有困难和心理障碍的孩子排忧解难,保证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从刚来活动中心在墙角边扳手指,到现在可以和新来的志愿者主动打招呼;从怯懦自卑到现在可以站在村民面前唱歌跳舞……儿童之家不仅仅是给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还是一个成长与交流的大平台。”曹辉高兴地说。

规范儿童之家建设的管理办法也进一步出台,要求做到硬件建设“五有”:有活动场地,有仪器设备,有文体器材,有宣传阵地,有特色项目;软件建设“五全”:机构健全、制度齐全、计划周全、队伍健全、资料齐全。并尝试通过第三方评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探索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服务标准化建设和科学评估体系。

为了使留守儿童相关工作进展顺利,2017年,自治区政府还出资800多万元,为全区2252个行政村各配备了一名“三留守”关爱行动辅导员,辅导员每人每年补助3600元。西吉县新庄村袁桂清,便是其中的一员。

“今年天气干旱,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增多,村里28名留守儿童,我都要格外留意。”25岁的袁桂清今年4月份当上“三留守”关爱行动辅导员。“我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将所有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拉到群里,方便他们及时了解孩子的近况。只要群里的父母喊了一声,我就会在闲暇的时候找到孩子让他们视频聊天。我发现可以视频聊天后,孩子和父母明显变得亲近了,孩子也变得活泼了。”

记者了解到,除了村里会计的工作外,袁桂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村上的留守儿童进行摸底,对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做初步了解,碰到生活困难或特殊儿童会更加关注,并且定期会将这些信息汇总上报。在基层民政专干看来,这份工作意义重大:“能够让我们实时掌握各种数据和动态,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 社会合力方为治本之策

今年暑假到来之前,曹辉在覆盖全村每户人家的杨郎村全体村民群里发出了一条召集信息:“村上在暑假期间决定为本土儿童开办课程辅导,望本村在校大学生有意者村上联系。”

新评弹

# 呵护好戏曲的乡土味

曹玲娟

前不久结束的第三届上海(浦东)沪剧艺术节,汇集千余名长三角地区沪剧演员,开展一系列与沪剧迷们“零距离”的演出活动,让沪剧这一“上海的声音”真正辐射到上海的市郊基层、乡间田头,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沪剧就在身边”。

推动本土文化在老百姓之中的传承与传播,也在事实上收获了反哺沪剧发展的肥沃土壤。这几年来,以《挑山女人》《邓世昌》等为代表的沪剧大戏屡获大奖,小剧种收获大影响,难能可贵。可以说,在戏曲努力突围、探索发展新路的当下,沪剧正在以自己回归本原的实践,蹚出一条良性发展之路,迎来自己的蓬勃年代。

沪剧的发展轨迹,印证了一个道理:守住戏曲的乡土味,也就守住了戏曲的生命线。

浓郁的乡土气息,是戏曲自诞生之初即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不同地区的不同剧种,充分反映的是这个地区的乡土味、这个地区的乡土人情,体现的是当地的乡土文化与独特的生活风貌。这些,是地方戏曲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同样,对戏曲而言,她的立身之本,是一乡一土。

当然,随着时代变迁,戏曲的生存环境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现代文化的流行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伴随着日益丰富的通俗文化而来的观众审美情趣的改变,传统戏曲开始遭遇冷落与危机,不少剧种剧团面临生存艰难、人才流失、剧种锐减、失传严重等问题。这些年来,戏曲剧种数量急剧萎缩,演出市场日益缩小,戏曲发展面临的困境不小。

在这种背景下,坚守乡土味,不失为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不要觉得乡土这个词不够时髦,不像是当今社会容易流行起来的新鲜话语。有乡土味是坏事吗?正相反,中国戏曲,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素来表达着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她是中国人血脉当中的记忆,代代相传的情感密码。重视我们自己的戏剧形式,正视本土戏曲当中的乡土味,正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应当有的一份文化自信。

乡土味,不代表墨守成规,而是戏曲始终扎根于生活的一种要求。戏曲出现衰退,有客观原因,不能否认也有自身的原因。在种种客观因素影响下,我们的戏曲正自觉不自觉的高观众、离现代生活越来越远。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失去它原有的生命力。没有浓浓的乡土味展示生活本真,不再在观众当中摸爬滚打,戏曲也就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难以创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作品。

同样的道理,作为地方剧种,只要坚守自己诞生的土壤,坚持在戏迷身边演出,自然也有守得云开的那一天。同样以沪剧为例,类似沪剧艺术节这样的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沪剧就持续举办多年“沪剧回家”活动,沪剧名家们一直坚持深入市郊为城乡百姓表演,到生活中汲取养分。种种措施,让沪剧的剧种特质得以保存,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一直比较醇正,在中城保持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不断得以激发其持续至今的艺术生命力。

回到民间去,回到戏曲发展的源头,竖起坚守乡土味的大旗——越来越多的地方戏曲,正在意识到这一点,把舞台搭建在民间,把创作扎根在民间。可以说,凡有生命力的剧种,莫不如是。

员的创作。”张嘉译表示,“演员的创作是一种感性创作,这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优秀的制作团队,能营造好的创作空间,这对演员的创作本身也是一种保护。”

新的创作环境和市场环境下,电视剧行业如何才能推出更多优秀作品?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不少从业者指出,加强创作者对艺术创作的敬畏之心、弘扬“工匠精神”尤其重要。“你要尊重你的行业,你要维护好它。只有拿出好的内容,才能对得起这个行业。”张嘉译说。

杨晓培表示,没有演员愿意在荧幕上的形象是糟糕和负面的,制作团队更应该具备责任感与精神内核。“当大家都在斥责演员不敬业、不专业的时候,也该审视自己有没有做到敬业和专业。”

业内人士表示,电视剧行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每一部作品的艺术成就都离不开这条生态链上的每一个环节,生态链上的每一个主体都应当更多地自我审视,对内容创作抱有更多的敬畏之心,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本版责任编辑:赵婀娜

辣评

# “以考促运动”缘何事与愿违

赵文清

近日,北方某省优质初中学生在中考体育测试中服用兴奋剂类药物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为了在中考体育中多考几分,不仅违禁药物出现在考试中,走后门、拉关系、弄虚作假、替考等违法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即使在日常体育锻炼中,也有一些学生只针对测试科目进行训练。

将体育成绩纳入升学的考核依据,初衷是想“以考促运动”,让学生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结果却落入应试教育的窠臼,如今甚至出现了极端“应试”方法,原因何在?

究其根本,是唯分数论的单一升学评价制度。“以考促运动”的逻辑是利用学生对分数的敏感,以考试的形式强化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但在分数的指挥棒下,考试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这样的结果是,体育锻炼成了“应试”的手段,不但难以培养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反而激化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反感情绪。而且,由于文化课压力大,进行日常体育锻炼的兴趣和时间难以保证,体育锻炼不仅没为学生提供健康和乐趣,反而成为学生的压力和负担。

其次,我国当前的人才培养理念仍然是以“重智育,轻体育”为主导。虽然教育部门对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作出过“每周不少于4节体育课,每天不少于1小时”的要求,但一些学校在实践中并未予以充分落实,学生们的日常锻炼时间远未达标。学校方面,无论在教育氛围上,还是课程安排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远高于体育教育;学生和家長方面,也未意识到健康强健的体魄的重要性。

让中考体育回归初心,需要在制度和理念层面共同着力。一方面,要加快教育步伐,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扭转唯分数论,彻底走出应试教育的老路;另一方面,积极塑造“野蛮其体魄”的锻炼氛围,将“拥有健康体魄”内化为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期待,体育锻炼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中的一部分

右图:在银川市西夏区兴泾镇西干村儿童之家,社工正在开展个案社会工作。

下图:宁夏六盘山善行社服务中心社工与志愿者带领留守儿童到宁夏科技馆参观和游玩。

阎梦婕摄



深观察

# 电视剧创作呼唤“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刘阳

近几年,中国电视剧的制作环境越发成熟,电视剧制作领域早已不缺资金、技术、好演员。但纵观这几年的电视剧,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却并不多。与此同时,一些现象和争议也随着行业的发展相伴而来,演员片酬过高对行业的影响有多大?互联网进入对行业是否构成了挤压?“不缺钱”的时代“工匠精神”是否还能存在?这些都成为行业内颇为关注的话题。

当前,一些影视项目为了请动大牌演员参演,不惜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大幅度缩减制作成本。

虽然演员片酬高被外界诟病,但身为演员的张嘉译却表示,对于绝大多数演员来说,片酬并不是选择项目时考虑的唯一标准。“每个演员都希望自己有时,如果大家喜爱这个剧本、角色,就会主动让步,甚至在片酬上做出牺牲。”他认为,对作品是否有“感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挑选标准,“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喜欢不起来的时候,

我不相信我能把它做好。所以可能我拒绝做。我要做我能做好的。”

对此,柠萌影业副总裁杨晓培也表示认同。作为电视剧《择天记》的制片人,她与青年演员鹿晗沟通时也发现,他是在看过小说后,认为这个故事和角色非常励志,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内核,因此才接下该剧的。“对于一个优秀演员来说,与角色是否有共鸣和认同感,也是他们是否能够深刻理解角色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演员与作品是相互成就的关系,片酬并非演员选择作品的唯一因素。”杨晓培说。

除此以外,行业内也有观点也认为演员片酬暴涨,与互联网资本进入不无关系。但身为互联网播出平台的代表,腾讯公司副总裁、企鹅影视首席执行官孙忠怀却认为,互联网在线视频实际上给影视行业提供了全新的市场空间。

近些年,视频网站发展迅猛,它们在影视行业中的角色也不再只是以往单纯的“采购方”和

消息一发出,就得到了许多大学生的积极回应。

“你看,不到一个小时,已经有六七位大学生报名了。”曹辉拿出手机一边给记者翻阅一边说道。通过这个简单快捷的办法,儿童之家最终召集了8名本村大学生志愿者,他们也承诺每年寒暑假会回家乡为孩子们辅导。

在武俊华看来,解决留守儿童“空心”问题,两个合力必不可少。“最重要的,是家长们自身的力量。现在有一种现象,一些家长觉得政府关爱留守儿童就是帮助他们养孩子,我们要求督导员入户与每一家的监护人签订责任书,就是要告知家长们,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父母对孩子的爱,作为监护人,是权利,更意味着责任。其次,是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关爱留守儿童,涉及教育、卫生、民政等多个系统,群策群力,方能事半功倍。”

固原市民政局局长马晓华举例道,不久前,西工大航天科普志愿者走进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等地,开展“大手拉小手·关爱留守儿童航天科普知识活动”,让山区里的留守儿童看到了飞机、航空器等高科技,还认识了宇宙的秘密,真正开阔了视野。

在之前的抽样调查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王卫东教授和宁夏大学政法学院的罗强强教授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较,留守儿童在家庭结构、经济状况、监护人、与父母的联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爱、社会行为和心理状况等方面存在较大“隐患”。他们认为“儿童之家”与配备“三留守”关爱行动辅导员的经验,对于当前预防农村留守儿童的这些“隐患”发挥了重大作用。

如何进一步调动社会积极性,从而形成全面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合力,有学者建议: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开展慈善捐助、实施公益项目、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同时,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留守儿童服务的制度,从承接主体、服务方式、结案评估等方面进行规范,引进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为这些孩子提供关爱照料、心理疏导、监护干预指导等服务,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安全无虞、生活无忧。对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奖励。各级部门要将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工作纳入到“精准扶贫”清单中,以农村创业就业培训为契机,以农村电商发展为平台,为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从而真正为留守儿童织就一张安全之网。

